

阿菩 / 著

十三行

第一部 / 崛起（下）

已是平生行逆境
更堪末路践危机



书旗小说超人气作品，网络原名《大清首富》
百万级畅销书《山海经密码》作者重磅新作
历史商战小说三部曲

以广州18世纪十三行世界首富的传奇经历为原型
呈现清朝“一口通商”贸易实况、海上丝绸之路盛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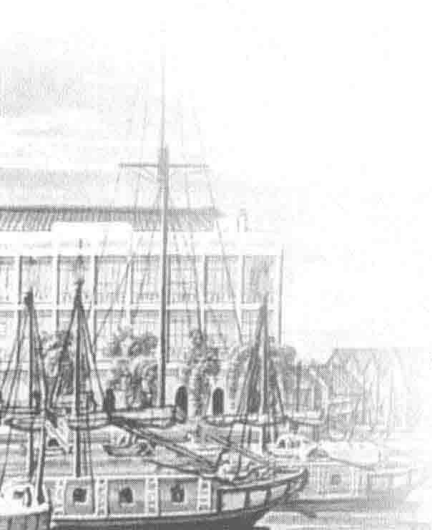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阿菩／著

十三行

第一部／崛起（下）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三行 : 全2册. 第一部, 崛起 / 阿菩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360-8968-6

I. ①十…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9241号

出 版 人: 肖延兵
策划编辑: 张 懿
责任编辑: 黎 萍 蔡 宇 曹玛丽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姚 敏

书 名	十三行 第一部 崛起 SHI SAN HANG DI YI BU JUE Q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区兴业七路9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9.5
字 数	463,000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全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

十三行制度

官府为了加强对商行的管理，逐步形成了承商、保商、公行、总商、行佣等十三行制度，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

承商制度

洋行设立之初，经官府允许，由殷实商人担任行商。行商具有对外贸易特权，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保商制度

即由行商担保，负有向外国商船征收税饷、管理外国商船人员的职责。设立保商后，无论货物是否由其买卖，承保商人一律负有为该船完纳税饷的责任。

（内容来自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公行制度

始创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三行行商建立名为公行的团体，统一货价和垄断大宗商品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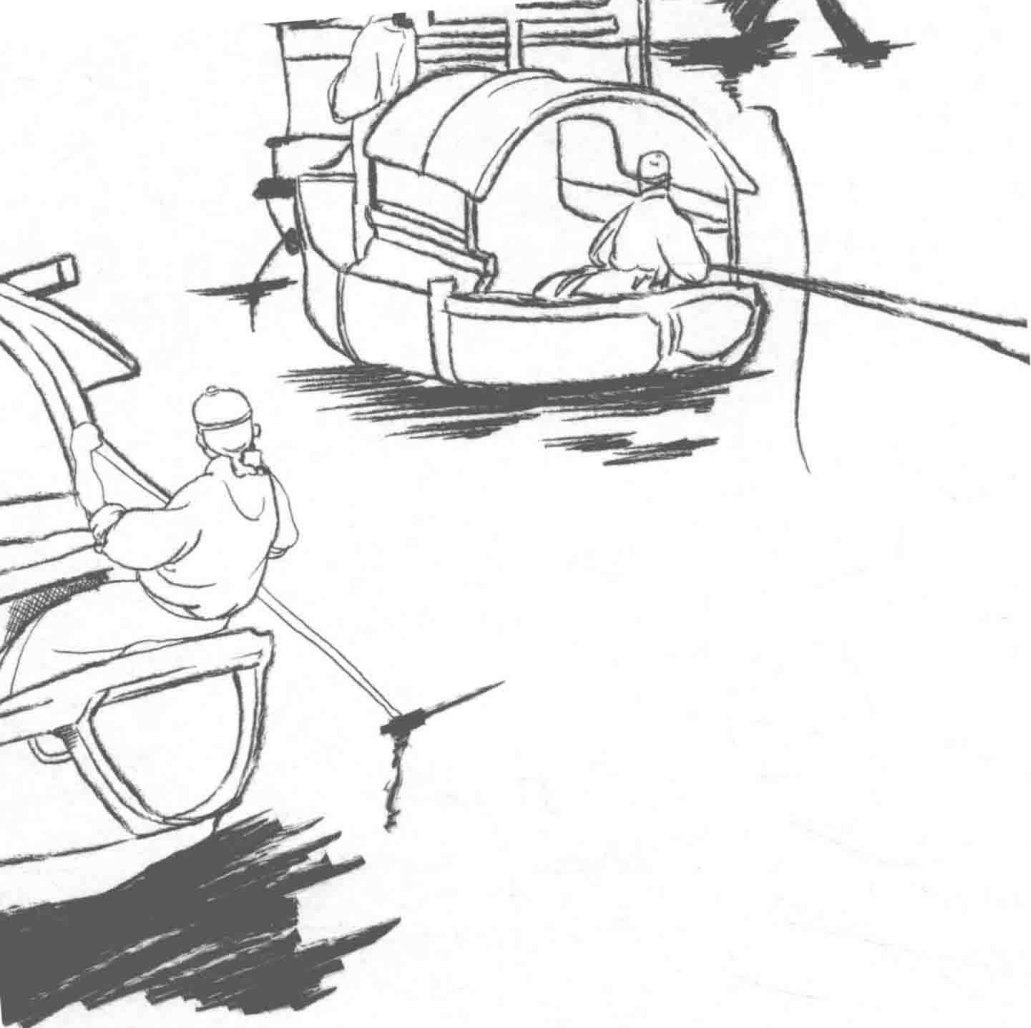
总商制度

总商又称商总，在保商之上通常由资历较深的行商充当。总商的职责包括征收行佣、协调货价等，并对整个行商团体负责。

行佣制度

行佣又称行用，是从行商经营的部分进出口贸易中抽取佣金，以补充整个行商团体的运作经费，主要用于偿还拖欠外商的款项及朝廷捐输，还有从事公益事业。





001	第四十三章	叛将
006	第四十四章	连夜求人
011	第四十五章	委曲求全
016	第四十六章	跪求
021	第四十七章	保侄
026	第四十八章	讨债还债
031	第四十九章	护孤
036	第五十章	奸细
041	第五十一章	偷渡被截
046	第五十二章	老姜毒眼
051	第五十三章	抓内奸
056	第五十四章	逼供
061	第五十五章	置家
067	第五十六章	叶家之姝
074	第五十七章	相遇
079	第五十八章	有鱼
085	第五十九章	换块
091	第六十章	留意
096	第六十一章	第二次投筹
101	第六十二章	承攬
107	第六十三章	围饭
113	第六十四章	卖船

118	第六十五章	封帘宴
123	第六十六章	依仗
129	第六十七章	提前结款
135	第六十八章	宵小就擒
140	第六十九章	拜寿
145	第七十章	逼债
150	第七十一章	洪门上门
157	第七十二章	番鬼上门
162	第七十三章	来时霸道威风，去时春水无痕
167	第七十四章	最后的晚餐
172	第七十五章	谢家仓库
177	第七十六章	提款
182	第七十七章	分家
188	第七十八章	攻陷仓库
193	第七十九章	烟花
199	第八十章	围仓
204	第八十一章	火胁
209	第八十二章	翻盘
215	第八十三章	刘全
222	第八十四章	定局

第四十三章

叛将

前晚蔡巧珠找不到吴承鉴，只猜到他是出去办事了。等了一夜也等不到三叔回来，到了天明，人困顿得不行，便在屋内小床上挨着睡了——自从吴承钧大病以来，她就让人在内屋另安了个碧纱小床，好方便夜里随时照顾夫君。

一觉睡醒，都已经过午了，这是她过门之后从未有过的事——她自嫁入吴家以来，一直谨守妇道，何曾日上三竿未起身？不过最近吴家多事，却也不会有人来怪她。

蔡巧珠服侍着吴承钧清洗一番，看着碧桃给丈夫喂了药，又去看光儿。光儿却正在午睡，光儿这段时间也因为家里的变故而不大安稳，但小孩子毕竟不大懂事，所以倒还能吃能睡，两颊婴儿肥未退。看着光儿梦中磨牙的可爱样子，蔡巧珠心中不由得一痛：“孩子，孩子！就不知道你这般好日子，还能过几日！”

她之前有丈夫遮风挡雨，这时丈夫病倒，家里又遭逢前所未有的可怕局面，心志反而一日坚似一日，这两天泪水都不怎么流了。摸了摸孩子，退了出去，蔡巧珠在院子中梨树下发呆。

蔡巧珠颜色中喜白色，果中喜梨子，花中爱梨花。和承钧搬到这个院子后不久，素知她心思喜好的吴承鉴，一次外游恰好看这株梨树，因觉得这树长

得好，就不远两三百里地设法移种了过来。其间又是车又是船的，不知劳动了多少人；为了让这树移种之后能活，又将此树周围的泥土挖了半船回来。

果然移植之后，此树依旧欣欣向荣，一如在原地时一般。每年二三月，遍树梨花开满，花香雪瓣飘满整个院子，竟成了整个吴宅最漂亮的景致。

不过也有一桩不美：梨花是白色，白乃丧色，梨又与“离”同音，所以富贵人家多不喜在家中种梨，因其不甚吉利。

这事先是在一些妈子婆子口中彼此相传，蔡巧珠也听到了些。她的性子，是不希望被人落口实的，且也真怕给吴家带来什么不吉利，虽然爱极了这一树梨花，却还是对吴承钧开了口，让他把树给移了。

但吴承钧是从来不信这些鬼神之事，听了之后一笑置之，不让移树。吴承鉴听到原委后，又将那两个碎嘴的婆子收拾了一顿，从此满宅子的人再不敢说这树半句坏话。

这时蔡巧珠望着梨树，想起丈夫这般宠着自己，小叔这般的为自己，上边公婆宽厚，膝下光儿孝慧，往日有多甜蜜，今日就有多悲伤，越想越伤心，却还是忍着眼泪，不愿哭泣。因她已经明白，哭泣无用。

忽又想：“梨者离也……难道真被那两个婆子说中了？”

想到丈夫或许寿将不永，这不是离吗？

想到自己若出事，将与父母远隔，这不是离吗？

想到光儿也许真要被发配边疆，这不是离吗？

想到伤感处，再忍不住，说道：“去叫人来，明天给我将这棵树铲了！”

连翘、碧桃面面相觑，不敢问不敢否，只得应是。

吴承鉴在花差号上吃了午饭，铁头军疤来禀，说佛山那边已经将人手练熟了，问三少什么时候要调人过来。

吴承鉴问：“练了多少人？”

铁头军疤道：“开了六个夜粥场，每个夜粥场五十人。”

广东自明中期以来就一直尚武。朝廷虽然禁兵，但民间练武风气一直十分浓厚。不过民间练武，自然不可能像脱产的雇佣式士兵一般以习武为业，只能在业余时间练拳练器械，白天还是要出去讨生活的，就靠着晚上这段时间。

练武耗体力，所以又不得不比普通多吃一顿补充营养，所以晚上练武之



后便需要吃顿夜粥——故而“吃夜粥”在广东话里就成了练武的代名词。广东人如果说自己“吃过夜粥”，那就是自己学过武术的意思。

这时吴承鉴听说开了六个夜粥场，每场五十人，这可就是三百人手了。如果配备上器械，同等数量的绿营士兵未必抵挡得住，若以这帮人为班底，再一呼啸，聚集个上千人都不在话下。

他不由得笑道：“这大概攻陷南海县衙也成了吧。”

“三少放心。”铁头军疤说，“这几个夜粥场很分散，并不在一块。”

佛山学武的风气冠于广东全省，境内不知多少个武馆，大大小小的夜粥场常年都有百数十个——这五个夜粥场分散于各处便不显眼，也不会招了官府的忌惮。

吴承鉴又问：“蔡家拳那边什么反应？”

“他们也在召集人手，”铁头军疤说，“显然是有些怕了。”

“人就不用调进南海了。”吴承鉴道，“从佛山到南海，两个时辰就到了，急什么？嗯，倒是最近几日，派出些人去，挑挑蔡家拳的场子，闹出点事情来。但不要闹大，就做出你要逼蔡家拳老大出来认怂的姿态。可以伤人，不要致残致命。”

铁头军疤道：“好，我知道怎么做了。”

周贻瑾忽然道：“你领了最后一笔钱，以后就不要来花差号了。”

铁头军疤愕然不知何解。

吴承鉴笑道：“因为我要众叛亲离了。你钱都到手了，人也召集了，仇怨也能报了，还理我做什么？你拿到了好处就走，这是人之常情。”

铁头军疤叫道：“三少这是什么话！如果这次不是三少提起，铁头的仇怨早就放下了。往后我只要能留着一条性命奉养老母，其他的事情，早没心思了，但三少又给足了我给老母养老送终的钱——往后我的性命就是三少的了。我就是三少的棍子，三少指哪里，我就打哪里。万一宜和行真的不行了，三少要充军，还是发配宁古塔，铁头都跟着三少去。”

“好了好了，真是个实心人。”吴承鉴叹了一口气说，“不是说你真的叛我，是要让人以为你要叛我。”

铁头军疤只是心实，并不是蠢，马上就反应了过来，道：“好！”

他想了想，又说：“如今铁头手下的人手足，拳也练得差不多了，放着也

是白放着，是不是派出一帮人去，找找惠州那批茶。”

“不用找了。”吴承鉴道，“到了今时今日，那批茶在哪里，我心里已经有了个大概。”

“哦？在哪儿？”铁头军疤说，“我这就带人去取出来！”

“现在还取不得，现在去了，茶也拿不回来。拿回来了，赈灾摊派的事情没解决，最后宜和行还是要搭进去。”吴承鉴说，“你把人手准备好，十天半个月后，就是动手之日。到时候走水路来。我会让晁家的船去接你们。”

“走水路来？”铁头军疤动容了，“茶在广州？”

“是啊，”吴承鉴道，“就在广州，就在南海治下，甚至就在离这白鹅潭不远的地方。”

铁头军疤走了之后，晁三娘进来说：“晁家的兄弟过来问，想要见见你。”

晁三娘是晁家人。当年晁家遭了大灾，年仅十七的晁三娘把自己给卖了，换了点钱粮药物给家人渡灾；但她是晁家女，也没能把自己卖多少钱，还是适逢吴承鉴看上了她，将她梳拢了，又给了她一笔钱。她拿这笔钱救了整个晁家渔村。

这些年她虽然流落风尘，但只要晁家有事，她一定解囊出手，有做不到的事情求到吴承鉴这里，吴承鉴也一定帮忙。久而久之，晁家人便都知道这层关系，却只恨无能为报。这几年来，花差号上的河鲜海鲜，从来不用花钱，然而这点小事又哪里能报得大恩呢？

吴承鉴道：“我们吴家就快要倒了，以后再帮不了他们了。他们还来找我做什么？”

晁三娘一听怒道：“你把我们晁家儿当什么了！这些年你明里暗里帮了我们晁家多少，我们口中不说，心里一桩一桩可都记挂着，只恨你们吴家豪富势大，我们晁家穷苦没本事，没法报答你们而已。但现在你们吴家既然遭难，晁家儿只要是能帮到忙，哪怕代价是村毁人亡，也在所不惜。我们虽然是水上人家，却也都知道义气为何物。”

吴承鉴连忙笑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激动个什么呀？来来来，喝杯酒顺顺气。水上人家的义气，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来来来，别生气了



啊。”

蛋三娘挡住了他手中的酒杯：“我大哥、小弟在外头呢，你……”

“他们我暂时就不见了。”吴承鉴想了想，说，“还有，你最近让他们暂时别到花差号来了。到我用得上他们时，会派人去找他们的。”

蛋三娘只说了一声“好”，就出去了。

周贻瑾叹道：“三娘虽然流落风尘，却真是巾帼豪侠！”

吴承鉴撇了撇嘴，笑着说：“就是太豪侠了。当初我倒是迷上了她这一点，结果……现在啊，唉，她要少几分豪侠，多几分风情，那多好。”

第四十四章

连夜求人

吴承鉴在花差号上待到快要日落，这才离开，乘小艇上了岸。

往常都是铁头军疤亲自掌舵，这次没了这个第一打手，小艇似乎就开得不顺，中途还坏了舵，船工赶紧去修。吴承鉴道：“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最近运气不好啊，事事不顺。还好这船不是底穿窿。”

吴七道：“三少，你在保商会议事处不是说去求过妈祖，妈祖会保你这个月顺顺利利吗？”

“那是车大炮（吹牛）的啊。”吴承鉴说，“别人听不出来，你还听不出来？我都多久没去拜过妈祖了。”

吴七道：“说不定啊，就是你太久没去拜过妈祖，又在保商会议事处胡言乱语，结果妈祖降罪给你了。”

吴承鉴啪啪打了自己两下嘴巴说：“有理，有理！你回去赶紧给我备香烛三牲，我明天就去天后宫烧香告饶。”

舵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修好之后摆向岸边，但耽搁了这么久，登岸后天色都已经黑了。

吴七忽然说：“三少，这次还好是舵坏了，下次可得小心。军疤不在，人家如果要搞我们，把船钻个穿窿我们就一起完了。”



“打住打住！”吴承鉴说，“好话不妨多说。这种触霉头的话，给我吞回去！”

因为有老周打过招呼，回西关的这一路倒是没再出什么问题。吴承鉴在车内叹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潘家平日总说什么和我们吴家血脉相连，自从我们吴家出事，潘家都不理我们了。叶家跟我家老头子约了亲事，那是我未来岳丈家了，结果一有事情，叶家马上就背叛了。以往常在神仙洲寻开心的那一帮酒肉朋友，现在一个都不见了。倒是老周、军疤、蛋家儿他们，一个两个还念着我的好。”

吴七道：“那也是三少以前积下的德。”

吴承鉴道：“我虽然花过钱、出过力帮过他们，但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可比不上跟二世祖他们在花差号时的一个零头。”

吴七道：“但那些二世祖啊，在这些苦命人的身上，可连三少你的一个零头也没花过。偶尔打赏什么的，都像打发乞丐。他们做好事不存善心，那些个苦命人心里清楚的。”

吴承鉴笑道：“有理，有理，他们都是蠢蛋。跟他们一比，三少我马上就英明起来了。”

一路与吴七说点有的没的，心情就转好了不少。

这段日子，吴承鉴临危受命，被迫担起这个家族，担起宜和行，面对官道上的、商道上的明枪暗箭，见招拆招之余还要绞尽脑汁反击，实在是累了，苦了，与他要做一辈子二世祖的心愿背道而驰。

他这时忽然想起，自己那日在知道大哥身体大坏之后，没来由地泪流满面，究竟是因为伤心大哥的病情，还是伤心自己的好日子就此一去不返了？

他想了想，一时得不到答案——大哥是他真心牵挂的，但自己的逍遥日子也重要啊，大概……都有吧……

“唉，吴七啊，担起这个家，以后三少我就没多少好日子了。就算渡过了这场劫难，算盘……账簿……我真要一辈子被困在这些东西里头吗？”

换了穿窿赐爷来，一定要说：“三少你就知足吧，多少人盼都盼不到你这等富贵日子呢。”

吴七却说：“三少，你前些天不是常说，最近玩都没什么好玩的了么？”

吴承鉴道：“是，那又怎么样？”

吴七说：“那你把眼前这些破事，当作另外一种玩儿，不就好了吗？”

吴承鉴呆了一呆，随即放声大笑：“有道理，有道理！与人争斗，也是其乐无穷呀——有道理，有道理！来吧，老蔡，来吧，吉山，还有和珅，还有……还有你们这些不将商人当人的清流，咱们就好好玩玩！”

给了自己一个继续前行的理由之后，吴承鉴的心情就好了不少，一路上感觉车轮也滚得快了不少，没一会儿就回到了吴氏大宅。

大晚上的，进门之后还看到一帮人拿着铁锹铁铲什么的往右院去。吴承鉴问：“怎么回事？干什么去？”

“三少啊，大少奶奶让我们把右院那棵梨树给铲了。”

吴承鉴愕然：“好端端地干什么铲梨树？”

“我们也不晓得啊，是大少奶奶吩咐的。”

“你们先等等，我去问问。”

他就先往右院来。大嫂和连翘却都不在，问碧桃，碧桃就哭了：“婢子也不知道大少奶奶怎么了，就是下午在院子里，对着梨树站了好一会儿，忽然眼泪就扑簌扑簌往下掉，然后就让我们找人把树给铲了。当时我们也不敢多问，更不敢去回老爷。”

吴承鉴望了梨树半晌，忽然就像明白了什么。

进来的工人问：“三少，这树铲不铲？”

吴承鉴挥手：“不铲，不铲。”

碧桃叫道：“三少！”

吴承鉴道：“回头大嫂如果问，就说是我说的，不铲！这树是大哥点了头，我亲手种下的。我吴承鉴种得它落，就保得它住！”

蔡巧珠这时却已经不在家中了，趁着夜色，坐了一顶小轿子，也不声张，越过半条街，进了蔡家大宅的侧门。

连翘上前，知会门房。门房道：“请吴大少奶奶稍等，我先去看看老爷、太太在不在。”

旁边吴六就把话给截住了：“蔡总商一炷香前刚刚回家的吧？”

门房一下子有些尴尬。从下午到现在，吴六便站在街对面——他也是留意